

人间真情

难忘叔父恩

◎王恭

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难以忘怀、值得感恩的人和事，在我的大半个人生中，叔父给予我的大恩我一直铭记于心。

在我们家族的父辈中，伯父和父亲只是识字而已，叔父算是文化程度较高者。据村上老一輩人说，当年修建宝成铁路，叔父和村上三个年轻人一直干到成为铁路系统的骨干力量，叔父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铁路局下面的段长级干部。

在我成长过程中，叔父对我有恩的事，还得从一本书说起。记得那是1966年的5月，我在村上四年级。在西安铁路局建筑工程段工作的叔父回家探亲，带着我和堂弟妹们去离我们村一公里的镇上跟集。当我们转到镇上供销社商店书柜区域时，我发现了一本《少年作文选》，内页正文还是像作文本上那种带方格的排版，我爱不释手地站在柜台边翻看着。当叔父和堂弟妹们从其他柜台转完来到图书柜台边时，叔父看到我还很认真地

在看那本《少年作文选》且不忍心放下，便问我是否想要那本书，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叔父毫不犹豫地付给营业员两毛五分钱买了下来，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当营业员盖过书戳，把书递给我时，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反复阅读，这是我十分珍爱的课外辅导书。如果说我从上学到走上社会能够很好地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且还有一点小小成就的话，叔父给我买的这本书应该是我无声的启蒙和辅导老师。女儿上小学时，我曾让她读过已经没有了封面的《少年作文选》。这本书跟随我一直到40多岁时在一次搬家时弄丢了，我在心中感恩叔父的同时，也为这本书的丢失常常心生遗憾。如果这本书现在还在的话，我想可以列入我们家族的传家宝了。

叔父对我有恩的另一件事，是上世纪80年代，母亲因患重病在西安一所医院治疗，在陪母亲治病期

间，叔父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帮助。母亲做完手术后，叔父多次来医院看望，还给我送来他节省下的粮票，帮我解决了在医院陪护母亲时的吃饭问题。母亲出院后，叔父又送我娘俩进了火车站，并把母亲背着送上了火车，最后一直目送火车远去，感动得我泪水在眼眶里

打转。

我参加工作后离开老家，叔父却退休回到老家。我的父母相继去世后，老家盖房子和处理家中琐事，叔父都给了我极大帮助。现在我进入“奔七”的年龄，每每回到老家看到“奔九”的叔父身体还好时，就在心里默默祝福，愿老人家能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活出我们这个家族父辈高寿的新纪录。

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叔父给予我的恩情，总觉得回报得远远不够。我常常在心中默念：敬爱的叔父，侄儿永远爱你！



我的姥姥

◎张静

脑海中的回忆如深邃的井水深不见底，井水一瓢一瓢侵袭着我的心房。时光之舟的桨橹轻摇，载我回到童年的彼岸。在我心里有一个角落，永远住着一位慈祥的老人，那就是我的姥姥。

春天是姥姥养小仔鸡的时候，也许是小时候日子苦吧，仔鸡长大有鸡蛋吃，过年也有鸡肉吃。姥姥搭鸡窝是一绝，一顿饭的工夫一座鸡窝就搭建好了。仔鸡们有了住处，晌午听到“咯咯蛋”的声音，我们跑到鸡窝旁，掏出熟乎乎的蛋。姥姥说，这种蛋敷到眼睛上能明目，给我们趁热敷上，至今回想起来感觉很是舒服。

夏天放暑假了，葡萄藤下，知了叫着，微风拂面，婆

孙四人坐在树下支上麻将桌，吃着葡萄，姥姥打得很慢，嘴里念叨着：“打啥呀？”我们正玩得高兴，不知谁打了“八万”，姥姥那山东口音又上来了：“我到站啦。”两手推倒牌高扬起来，喜上眉梢！下午五点大铁门一响，姥爷回来了，姥姥脸色顿变，嘴里念叨着：“赶紧赶紧，没给你爷做饭呢。”那表情像做错事的小姑娘。

深秋时节田地里的玉米丰收了，姥姥把地里的玉米掰完后，带着我们去别的地里捡没长起来、被人家丢弃的小玉

米，每次都能捡半裤兜玉米。回到家，姥姥煮嫩玉米给我们吃，那叫一个香甜。

冬天有姥姥做的棉袄，我们穿着一点也不感觉到冷。姥姥极具审美力，她做的小棉衣、小棉裤针脚细密、款式新潮。姥姥是个完美主义者，做的每件衣服都要求完美，哪儿有一点点不合适，都要拆掉重做。记得在昏暗的灯光下，姥姥连夜为我们赶制棉裤，第二天我们穿着暖暖的棉裤去上学。那是姥姥的爱啊！

烟雨蒙蒙，姥姥坐在雨棚下、灶眼口，抽着那种不带

把的烟，一口一口吸着，眼睛眯着在沉思，我猜是在考虑老舅的终身大事吧。时不时铲一铲煤到锅底，对了，锅里是刚给我们蒸上的大馒头，姥姥做的馒头也是一绝，有一种特别的面香味，吃起来筋道香甜。再夹上臊子肉，我一顿能吃两个馍。

轻轻地，时光走了，童年也随之一齐去了，一半在尘土中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姥姥是我们生命里永不坠落的太阳，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永远照耀着我的生活。

怀念母亲

◎何一平

母亲离开我已16个年头了。16年来，我的意识里常常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列绿皮火车喷着白烟，有节奏地吼叫着在万山丛林中奔驰，到了一个山区小站，我眼巴巴看着母亲艰难地迈着颤巍巍的步履走下车厢，无限留恋地望着我，而火车无情地带着我继续前行，驶向人生的深处，把孤零零的母亲永远留在一个山区的小站。那个小站就是我的家乡坪头镇。

母亲姓李，出生在宝鸡市西部山区的九龙山，20多岁时嫁给了父亲，结婚后先后生下了大哥、大姐、二姐和我。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在小学高年级

和初中阶段，秋冬季的晚上，母亲点着煤油灯，“吱扭吱扭”地纺线，我则趴在旁边借着微弱

的灯光如饥似渴地读书。我当时的状态真可以用饥不择食来形容，见着什么读什么，《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西游记》《红楼梦》及《雷锋日记》……全都是我最好的精神食粮，有时看得哑然失笑，有时则扼腕唏嘘。母亲看我神魂颠倒的样子，就让我给她讲讲书里说的什么，但我一次也没给母亲讲过，倒是母亲给我讲了许多神怪故事，有时讲着讲着还会穿插着唱些好听的小曲。

上了高中我就住校了，一周回家一趟。后来工作进城后，与母亲更是聚少离多，一年也回不了几次。每次回去，大半天就是睡觉，母亲做好饭，我吃了就拍屁股走人。走时母亲倚靠在院子的门框上，看着我拐过山梁还不停地招手。

想着这一幕幕往事，我感

觉欠母亲太多，陪伴太少，正是应了那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去世前一天，我才连夜赶回去，她艰难地半睁开眼睛说：“宝娃回来了，玲儿咋没回来？”我连忙解释：“我们半夜走的，没带娃。”看着母亲还能说话，我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一点。母亲又说：“你给我掂一下脉，因为我自学过一点中医，但确实没达到能治病救人的程度，母亲的话是我很久之后才理解的，那是她对生充满了渴望，她是想活的，她希望听到病情转好的话。我认真地切了脉，我真不能就当时的脉象辨别母亲生命的时限，就安慰母亲说：“脉象好着呢。”母亲听到后对我说：“你工作忙，你上班去吧，把玲儿管好。”我竟认为母亲暂时不要紧了，就匆匆赶回单位了。那几天单位工作的确很忙，正在筹备五年一次的换届会，我又是材料组的组长，真的也是放心不下工作。到了下午三点的样子，我接到大侄女打来的电话，她哽咽着说：“我婆婆走了！”我顿觉天旋地转差点昏倒。心里想：我怎么那么蠢啊！母亲让我去上班我就去上班了。父亲离世时我不在身边，母亲离世时我也不在身边，我为什么没在她老人家身边多待几个小时呢？离开仅仅五个小时老人家就平静地走了。

此后，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起母亲，想起母亲“你工作忙，上班去吧，把玲儿管好”那句临终遗言，就心如刀绞。但可以告慰母亲的是，我的女儿，母亲的孙女，玲儿已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国家机关工作了。

转眼16个年头过去了，在母亲刚去世的那一两年里，我多次梦见母亲，音容笑貌，真真切切。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生命认知的加深，母亲成了我意识的一部分，时常看见，又时常不见。又一个思绪纷飞的夜晚，我戴着老花镜，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抒发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天地悠悠，思念无限。

难忘农校旧时光

◎解靖超

三十二年前的一个秋日，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带着缝在衣服里的学费和一袋小麦换来的粮票，背着装被褥的蛇皮袋，和同乡的强同学一起跟着他哥，从县上坐长途车到宝鸡，再在宝鸡转乘到陇县的宝鸡农业学校。

不记得在车上摇晃了多久，我们辗转到了陇县县城。爬到车顶取下行李，从长途车站出来，我们来到了城关镇北关路12号。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位，从外面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所学校。两堵围墙之间空出来的地方应该就是大门了，门内是一座房屋的白色墙面，墙面上挂着“陇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牌子。以为走错了地方的我们看了又看，门口围墙上小牌子上明明是北关路12号。问路过的老乡才得知，往进走然后左拐就是，我们这才发现了藏在一株疯长的冬青树后面“陕西省宝鸡农业学校”的木质牌子，这就是我和农校的初次见面，现在想想是那样富有戏剧性。

班主任王老师带着我们成立了团支部和班委会，自主管理班级事务，并书写下班务日志。小小的班务日志记录了我们学生时代的琐琐碎碎，现在看来那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幸运的是，有几本班务日志还在我的手中保存。“本周大家学习都比较自觉。”“本周卫生不太好，需要改进。”“今天早上跑操的队形不好，跑着跑着就乱了，影响班级荣誉，应当改正。”……每每看到这些，我竟然有些泪目。

当然，我们也有丰富的课余生活，在《恋曲1990》中遇上亚运会，在“悠悠岁月”中看《渴望》街

头电影和卡拉OK比赛，还有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班级联合举办元旦文艺晚会等场景，至今都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要说在农校印象最深的事情，当然是雨夜和同学们一起翻墙去捅下水道了。那是一个雨夜，瓢泼大雨下个不停，看着宿舍门前的积水不断上涨，很快就要淹到我们的宿舍了，捅开通向北侧陇县体育场的水下道是当务之急。后门钥匙一时找不到，绕过去太远，我和同学们便披着塑料布拿着铁锹翻墙而过，可是跳到地上时，我的眼镜却差点找不到了，好在后来没有误事，还是很快和大家一起捅开了下水道。看着积水发着响声很快退去，才发现我们一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

回想在农校的日子，可谓迷茫中伴随着充实，虽然有时忙得不亦乐乎，但总归收获很大。感谢老师们的教诲和同学们的陪伴及帮助，感谢母校提供机会让我们增长才干。如果说青春如歌，那农校生活应当是一曲爱与奋进的歌。

农校时光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光之一，那时的教育和生活影响了我大半辈子。陇县山城的宽厚淳朴、清姜河水的清激灵动，丰富的校园生活早已浸润到我的生命。虽然，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后，世上再无宝鸡农校，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农校的感激与怀念，尤其是农校和师长、同学于我的帮助甚至恩情。

岁月如昨，生命如歌，青春是其中最绚丽的华章，所有过往和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母校永远都是我的精神家园，给我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直到永远。

父亲的教鞭

◎张树萌

父亲的鞭子时常挂在厨房门口的枣树上。

提起父亲的鞭子，我还是挺自豪的。

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念过几年书，后来家道中落，不得已拿起了放马、放羊的鞭子。父亲是村上少有的“文化人”，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农活样样在行，堪称“把式”，不仅是农业战线的“排头兵”，更是同龄人中第一个入党先进分子，当了近三十年的生产队队长。

那时，奶奶是远近闻名的“药罐子”，母亲常年劳累身体透支，家里儿女多、帮手少，生活的重担落在父亲肩膀上。为了一家人能吃饱饭，父亲挥舞着鞭子，赶起了自家艰苦创业的大车。一年一年，一车一车，把我们的家也赶上了致富的快车道。

提起父亲的鞭子，我还是挺畏惧的。

父亲的身材，就像他的鞭子一样，瘦长、结实、有劲。到我上高中时，能时常陪伴父亲身边的就只有我了。当

时的父亲已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但在在他看来却是“正当年”。一捆几乎和他一样高的百多斤青草，他“噌”一下就能轻松地甩在了肩上。我也赶快扑过去，想扛起来一捆，可折腾半天也无济于事。一条细影瞬间飘来，不知啥时候父亲的“教鞭”伸了出来。“背草和做人一样，都要从最基本做起……”父亲一边说着，一边给我指点着，先竖起草捆，选好位置蹲下去，铆足劲，憋口气，借势一次背起，只凭蛮力不行，还要会使巧劲。

背着青草的父子俩，像老黄牛领着小牛犊，低着头一摇一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我才知父爱如山，才明白父亲的鞭子为啥不离手，原来那是“先生”的戒尺、儿子的“指南针”。

提起父亲的鞭子，我还是挺自信的。

1997年底放寒假，回

到家中才知母亲已于两个月前突然离世。为了减轻我心中的苦楚，父亲翻腾出自己的一本民兵证，小心翼翼地给我看：“看，我也是一名老兵，步枪也打过十环，说着他又取下挂在枣树上的鞭子比画起来……”看着父亲的一招一式，我突然意识到，失去老伴的父亲心里不知有多痛苦，为了我这个“老疙瘩”，他在努力振作。想着想着，我泪流满面。

军校毕业报到前，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可是军官了，那根鞭子我也用不着了，还在老地方，你要永远记住鞭子抽打的疼痛和声音，好好学习进步……”现在，父亲离开已有十年，我也已近知天命之年，在人生的道路上，在我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的鞭子时刻提醒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父母走了，但家还在，味道还在。每次携妻女回老家我总是忘不了去老院看看，我总想伸手再摸摸挂在枣树上的鞭子，好想再听两声鞭响……